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總聞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詩總聞卷十七

宋 王質 撰

生民

一章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大率推本所從來多曰生民如綿民之初生此二句
總起辭自此以下始列辭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此總言后稷所以生也祀禘之時履帝之跡敏歆皆
動意也若有相感者也

二章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彌月受胎盈月也先生長子也所謂無子方有子也有

孕在胎則母肌膚多裂疾病多生今姜嫄無之然不安者以有感而無實居然有子懼為人所疑也

三章

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惟其不安所以不敢育也

四章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甫匭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既長大則有知識自就人求食言猶不肯育也

蓺之荏菽荏菽蒴蒴禾後稷稷麻麥蒙蒙瓜瓞啍啍

自能就食即能蓺種言天性也

五章

誕后稷之稽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

人疑其不習而自能故知天相也今比就食初能之時又加
進也其母始即其地成其家姜嫄有邰氏之女也當是

后稷婚母黨郃城在棗縣鄜氏引此詩以為后稷之封邑

六章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
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方任農事供國祀帝舜命播穀之時也見書

七章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
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自后稷未播穀之前民多阻飢祀亦不舉至此始以所登之禾治為祀神之禮今歲如此來歲復然永為不易之法也

八章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帝所歆歆其臭也何其臭之信得時言以時種斂故其臭多芳也總以黍稷結郊社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止以迄于今

自后稷肇祀天下之人無罪無悔至於今皆安蓋無

飢則自嚮善也皆由后稷肇之此詩兩稱肇祀言前此未有也

聞音曰嫫魚倫切祀養里切子獎里切夙相即切
育越逼切達徒對切害暇憩切林自與切林叶
上下四句中之字各與末之字相叶但讀句至
中之字少止單舉隘巷平林寒冰則之字自顯
去起居切訏虛慮切匍蒲北切疑魚極切蒙莫
孔切啍布孔切道徒厚切草子苟切茂莫口切

苞補擷切好許候切衿孚鄙切畝滿罪切負簿
猥切祀養里切揄夷周切蹂而由切叟所留切
較蒲昧切烈力制切時上紙切以今單結

聞事曰婦人初誕子最難俗謂之頭首既先生而
又易亦表異也如讀作而古字多用此不必作
形似之如羊子之達

聞字曰腓肥也音肥言字之而肥也覆擁也音阜
言以翼而擁也腓字覆翼倒用亦下語之法此

詩兩節最大一后稷初生一國祀初肇兩節皆作如何起辭問之其下布辭甚多問而發之則從容條暢此亦下語之法

聞用曰肇祀郊祭也而言郊祭甚略言社祭頗詳自浮浮已上郊祭也自載謀以下社祭也言載謀載惟者郊祭已畢

行葦

一章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二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殽脾臠或歌或嘏

三章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四章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

一章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人臣之辭君子斥王者也古人醇質未拘萬年之
文然歸君上為多

二章

既醉以酒爾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三章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而為尸者也此畢祀飲福也兩章皆言既者盡其禮竟其事令終亦然故知是畢祀之時

四章

其告維何邇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以下皆嘉告之辭一攝朋友先賓也二錫孝子次
嫡嗣也三錫祚胤又次庶嗣也四及臣僕又次羣臣
也五釐女士併及外孫子也又次外族也

五章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六章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七章

其肩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八章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臣以女者下嫁也

聞音曰福筆力切明謨郎切倣尺叔切告姑沃切
嘉居何切儀牛何切時上紙切子獎禮切壺苦
俊切士鉏里切

總聞曰以酒為重以食為輕人之常情又文勢如此則

語健而意長若以德為食韻既叶字亦整然古人措詞
常若有更易參次葛覃薄汙我私薄澣我衣私不可以
配衣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下不可以配股都人士
帶則有餘髮則有旃餘不可以配旃鳧鷖爾酒既滑爾
殽伊脯脯不足以配滑詩多如此亦非有意而然蓋承
襲習慣所致也

鳧鷖

一章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此必出都城至涇水游觀之間燕飲之際所見者也
古禮凡飲必祭先凡祭必有尸涇水出開頭入涓安
定有臨涇及涇陽縣下章稱沙水旁曰沙稱渚水中
小洲曰渚稱深水外之高者曰深稱疊山絕水曰疊
皆謂涇也大率此詩以涇為主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二章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

三章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四章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公尸之中又其最尊者也待最尊之尸異于以次之尸故稍別其辭不與前後相埒

五章

鳧鷖在臚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所受之福祿皆今之福祿也願自是以後勿艱于錫福言常如今也

聞音曰沙桑何切莎與娑並以沙得音宜牛何切

嘉居何切為吾禾切下後五切降乎功切疊眉
貧切艱居銀切

聞跡曰疊讀如浩疊之疊水流峽岨若門也浩疊
水出西塞至允吾入湟水至上邽入涇水

總聞曰有尸必有祝凡此稱酒散及福祿者皆嘏辭也
假樂

一章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止受祿于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

唐諱皆改民為人民人衆之通稱不必分安民官人
也

二章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止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先美後勸也君君國王王天下皆當守先世舊法也

三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先勸後美也

四章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全美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固足為樂君勤于君之位臣勤於臣之位然後民安于民之所然後為樂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命彌并切福筆力切友羽軌切
聞訓曰今以媚為諂昔以媚為悅為愛鄭氏愛也
許氏說也詩兩稱媚于天子其他媚茲一人媚
于庶人上下皆通為美稱也

聞句曰前兩章各三句一葉後兩章四句一葉兩
句一葉吳氏以為或不用韻蓋每二句為一讀
所以不叶也故談詩不可拘定律

總聞曰此詩皆媚上之辭反覆尋之非苟為媚者也

公劉

一章

篤公劉

公劉自邠遷豳而終能變舊漸至成邦者非厚何以致之此以下皆厚之迹也

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行不敢居居不敢康居有積行有齋此所以相與輯而

不散且有光也總言行居之大槩也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此整衆遷幽也

二章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
在爓復降在原

此詩于京斯依于幽斯館例而推之胥恐是地名姑
臧有搢次孟氏音子如反疑此胥也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琇容刀

雖君民雜行而上下有辨者衣服有異也此亦示衆
不慢不媠之道也

三章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相都也京地名在上郡杜陽漆垣之間所謂京室
者也百泉恐即百澗

四章

篤公劉于京斯依蹕蹕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定居為樂也依地名在酒泉

五章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此相地料民出軍也周制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計二十

五人四兩為卒五卒為旅計五百人五旅為師五師
為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今計幽民以定卒伍至於
三軍而始單則合幽之境盡幽之人共得三萬七千
五百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三萬七千五百
家也其餘為羨不知其幾也

六章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
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即

此賦工取具也皇澗過澗皆是澗名旅密芮鞫皆地名旅以字為地名鞫以名為地名與密芮俱在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邠州貢剪刀火筋之屬屬鍛之餘俗也

聞音曰行戶郎切繁汾乾切歎他涓切燮魚軒切舟之遙切京居良切野上與切依於豈切單多涓切有羽軌切

聞跡曰毛氏皇澗過澗皆澗名傍涓澗名甚多有

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夾澗恐是夾其皇
澗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
之恐是此澗有歷澗恐是遡其過澗合渭有長
蛇水出數歷山山下有歷澗歷者過也恐是此
澗又中牢水東會左陽水世謂之關水西址出
河桃谷世謂之返眼泉此地水勢逆上遡逆也
恐是此澗莫得其的

聞用曰舟古篆此丕形蓋在腰之象也父母舩周

虞敦皆然

聞事曰相其陰陽南北也度其夕陽東西也此以
日景所測者也周制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
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是時已
有此制也

總聞曰觀七月人情如此則此時雖勞民所樂從事也

河酌

一章

洵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餽饕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務為省儉不為繁侈也君子如此可以為民父母
君子恐斥公劉尋詩似是草創之時遠外之地而又
在公劉之後氣象相肖也

二章

洵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三章

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聞音曰毋滿罪切漑居氣切

聞事曰序以為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詩公劉則成
王蒞政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卷阿則求
賢用吉士猶之可也此則言皇天親有德饗有
道尋詩蓋無見蓋見詩之所述者小故廣而言
之者大以附合其為大雅也如既醉不見太平
而言太平鳧鷖不見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於

附合今亦猶之可也而此則不可以不略辨或
者如何為德如何為道德如何親道如何饗道
德析為兩位親饗別為兩岐蓋自先時與後世
開拘儒曲士之門不知為序者何人其遺害未
易可言也

總聞曰毛氏鄭氏河皆遠也集韻戶茗切中有迥有河
同音各訓迥遠也河滄也畎迥切中河寒也胡瑩切中
有迥無河况永切中河亦滄也醯經涓熒欽熒三切中

一河澹也一大河地名一曰水貌一大河地名河一字單起尤佳當是左氏河酌一字不成文故加酌字蓋引四詩皆雙名一詩難單名也細考用水貌為長水貌即澹也寒也

卷阿

一章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君子隱地也南風君子出時也卷阿之中南風

之際草木茂盛風氣清美而隱居之君子來陳其所
言也既游且歌喜之辭也

二章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酋矣

三章

爾土宇畷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矣

四章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人君之願欲莫大于心神安且舒惟君子能使之滿
其意繼世而長先公之遺民有功于君一也又莫大
于土宇廣且明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在上而主合
國之羣神有功于君二也又莫大于壽命之永且安
惟君子能使之滿其意無時而不受上天之福有功

於君三也君子何負於君而不使之在位乃使之在野今幸其肯來不可失也

五章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君子又可為天下之則也

六章

顯顯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君子又可為天下之綱也

七章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上也

八章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止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君子又能使多士皆愛民也

九章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葦葦萋萋離離嗃嗃

鳳凰謂吉士也梧桐茂則鳳凰來君子進則多士集
當是卷阿之君子士望所歸民情所附能表率者也
十章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今則君子之車不患不庶且多君子之馬不患不閑
且馳有一于此不欲多為之辭但憑歌導意而已謂
必當誠信相與久長不替也

聞音曰南尼心切厚狼口切主當口切印五剛切
望無方切士鉏里切使與士切天鐵因切命彌
并切啗居奚切馳居何切

總聞曰孟子所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
歸乎來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

來游來歌者雖未必二老而人品相似氣象相似要當如二老者也尋詩他未可以當政使可當而出處進退之節不與游歌相倫太公固及見成王之朝而伯夷來歸之後卒以叩馬而終采薇如孟子之言後世之所取信則此詩當歸文王或述文王之事于成王之時以相諷勸容或有之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也識者更詳

民勞

一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五章皆以民亦勞止為首辭以惠此中國為次辭以無縱詭隨為又次辭以式遏寇虐為又次辭疲中國之民事外夷之域皆由詭隨者有以導上意故暴虐者有以害下民也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二章

民亦勞止汜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逋無縱詭隨以
謹惓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當是此詩民亦勞王亦勞詭隨者亦勞故曰以定我
王以為王休又曰無棄爾勞大率此徒本欲邀功生
事而為固位擅權之謀其君亦欲好大喜功而為夸
古眩今之計至於有害而無利有虧而無成則君臣
皆弊國家兩亡如晉末帝薛文遇是也

三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固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敬持己好近賢則王定王休可立致也

四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戎雖小子言少年也而所圖甚大所謂智小而謀大

力少而任重鮮不及者也貴之辭也

五章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王貴女之器故用女之謀至其敗事則雖欲貴女而
不得言必至於誅戮勸之辭也我是以諫止王汝無
以我害汝而讒我也亦防小人為後患也

聞音曰明謨郎切恢尼猶切國越逼切泄以世切

大持計切易以光大也與際叶中未大也與歲
叶未見大也與未叶光大也與外叶太玄亦然
吳氏以安為於連切殘為財先切如今音自可
叶諫九輦切荀氏左氏皆作簡古簡讀如蹇

總聞曰此小子即板之小子也是用大諫兩詩皆言之
民亦勞止亦下民卒瘁之意惠此中國亦曾莫惠我師
之意以謹繾綣亦無為夸毗之意而式弘大亦憲憲泄
泄譎譎蹻蹻之意無俾正敗無俾正反亦勿以為笑之

意大率相同甚多恐是其作同出一人所指亦為一人
但此詩辭簡而肅板辭周而和也

板

一章

上帝板板

大率詩人之情人事多託天為辭板板猶鬱結而
不舒人情如此可見其病也

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此必見民之病口為美言而身為淺謀者也

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非王如此自恣也以不誠為誠所以發女之淺謀我不忍坐視而諫止也

二章

天之方難無然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子人以為勢方危而汝情悅人以為勢方動而汝

情舒汝纔發善言即可安疲民也曉之辭也

三章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囁囁

此必所任之事不同而所聯之位則近我就女為謀
欲使女免禍而女反出多談言設辭相沮也責之辭
也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我所言人莫不服而女獨發笑政使我不足採亦芻

堯之流先民豈肯棄也言發笑見輕也亦責之辭也

四章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濯濯小子蹻蹻

天乎王方任女而虐民汝不可以為喜也我以老年
故款以告女而汝以少年反躍以驕我也亦責之辭
也

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煬煬不可救藥

非我年耄而言錯亂也女以憂為喜多則將熾盛雖

我亦無由救藥言今尚可亦責之辭也

五章

天之方憊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天乎王方任女而反怒善言女不可更以柔相順也
他日終至于迷則善人皆如尸而不復言及今未甚
善人尚肯略言也亦責之辭也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民如此受苦誰敢揆度其所以然者言不敢與此事

也所以蔑資而莫肯惠衆者皆不敢與此而無與共謀者也亦責之辭也

六章

天之牖民如堦如筵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天乎王之導民非難于如堦如筵如圭璋取攜則立至言上欲定民患不舉意舉意即見效矣勸之辭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汝不可以攜堦如筵如璋為徒重我手也欲牖民必變

心王攜堦麓則可以誘民和攜圭璋則可以誘民莊
必至于甚變也民既多邪而女自為邪以邪濟邪此
心不易此患未艾汝何不以此告王亦勸之辭也

七章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

女勿謂有藩垣屏翰懷我德而不敢動又有同宗以
為固何患乎民言雖虐民而無害不自悛也亦勸之

辭也

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汝所恃如此不可使之壞苟壞則不獨女有所畏避也言同類皆蹈其患也亦勸之辭也

八章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天子王怒可畏女勿玩而勿恤王變可驚女勿恣而不顧君恩不可恃少移則不保亦勸之辭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乎王但未明苟明則與女所出所往者盡知之王
但未旦苟旦則與爾所游所肆者亦盡知之也無所
憚也亦勸之辭也末章以害勸及同類蓋同惡相濟
其人雖欲回而其類未必肯回故無獨斯畏之辭及
爾出王及爾游衍之辭皆善措意者也

聞音曰難泥公切憲虛言切輯徂合切懌弋灼切
囂五刀切笑思邀切屎許伊切易夷益切辟匹

亦切翰胡干切懷胡罪切明謨郎切旦得絹切
衍怡戰切

聞事曰毛氏上帝稱王鄭氏天亦斥王也詩人措
辭不如此稱帝稱天皆呼之辭而發語陳事也
聖乃斥王也

總聞曰此老而練與少而儻者之辭也終始曲折勸之
無怒心無峻語至王則仍有美辭以聖言以明言以旦
言斯人其愛君憂國者也

詩總聞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詩總聞卷十八

宋王質撰

蕩

一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訴上帝曰為邪者民也非我也又訴上帝曰使民為邪者帝也非我也此商王自解之辭端也

天生烝民其命匪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生衆民其命誠難信初雖善終歸惡又自解之辭也

二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服天降惛德女興是力

文王嗟之曰彊禦掎克居爾之位仕爾之服天生此等倨慢之人汝不抑之使衰反長之使興其力也若

是尚歸咎于天與民乎斥其自解之非也

三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又嗟之曰秉義類者彊禦之徒則怨之採流言者寇攘之徒則親之以祝詛為常然無極無窮也尚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四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息休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又嗟之曰以強梁斂怨而反為德所以不明其實有德者無在後在側之賢人也實有德所以不明者無為卿之賢者也是故以斂怨為德也尚歸咎于天與民乎亦斥其自解之非也

五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又嗟之曰天未嘗令女沉酒汝以不義為法故以沉酒為當然也晦而飲明而止既過所止則以明為晦號呼亂神故晝夜易景也尚歸咎于天與人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六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蜎如塘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又嗟之曰蜩蟬時變則寂沸羹火緩則息汝去
亡甚近而相化之人尚相從而行其不平之憤自中
國達于遠夷犯衆怒之多也尚可歸咎于天與人乎
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七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又嗟之曰非天不與女以時不用舊而喜新故

相導至此老成人已往而老成人之法尚存有及此者曾不見聽安得不傾尚歸咎于天與民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

八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文王又嗟之曰木之將拔枝葉未凋本根先撥汝已往之鑒在夏世未來之鑒復在汝之世矣尚歸咎於

天與民乎又斥其自解之非也示之往鑒幸其或改也

聞音曰上辟舊必亦切君也下辟舊匹亦切邪也
板上辟邪也下辟法也左氏引此詩杜氏亦然
今皆訓邪皆從匹亦詩固有字同意異者此則
字意相似不必分也終諸仍切服蒲北切祝周
救切國越逼切側莊力切明謨郎切卿墟羊切
式失吏切呼火故切夜羊茹切羹盧當切喪蘇

郎切行戶郎切時上紙切舊巨已切揭去例切
撥方吠切

聞跡曰楚俗多鬼高宗伐鬼方即殷武荆楚此舉
最險遠者言之

聞人曰鄭氏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書稱汝
無侮老成人常談如此不必指名也

總聞曰商王為人之詳見書甚明所謂乃罪多參在上
乃能責命於天大率其人好責人而不責己好遂非而

不悔過祖伊之語與此詩相符

抑

一章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以其威儀見其德哲人常事庶人之愚不能安於此意愚人常事然賢者之哲而乃愚亦有戾于此其時險惡可見古者被髮佯狂皆出此時吳皓齊洋之事

可見

二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
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哲人所欲告君者也所告者人也德行也大要以
敬威儀為本

三章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止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有所戒者迷也顛覆也荒湛也
大要以求先王共明刑為本

四章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止夙興夜寐洒埽
廷內維民之章止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
蠻方

此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有所勸者洒埽廷內也修車馬

弓矢也大要以勤夙夜為本

五章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此又哲人所欲勸君者也所勸者質人民也謹侯度也戒不虞也大要以謹言語敬威儀為本

六章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易言語也大要
以惠臣民為本

七章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勿近柔佞也大要

以敬神明為本

八章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又哲人所欲戒君者也。所戒者愆也，僭也，賊也。大要以報善言，遠頑童為本。

九章

在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止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哲人之話言皆如此當順而行之愚人反謂此言為
僭哲愚各有心在所以察之也

十章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王雖曰未知既已抱子蓋其君不為幼冲也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民之不滿者孰早有所知而暮有所成言雖知未能
遠成也王若有所知漸進以圖功苟無所知雖欲冀
成自不可得也大率欲王知哲愚之當從違也

十一章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見其君無所知則我心有所憂愬之於天不以有生
為樂甚憂之辭也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

聿既耄

不采我意固未問反以教為虐王心昏塞顛倒如此
以為未知必待既耄言此時當有所知又何待也

十二章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過其德俾民大棘

告爾不為不久若能聽用則庶幾無悔不然則雖悔
無及也故又盡言之今天困我以艱難將速我以喪

亡我所取譬不遠維德之隅一喻也如彼泉流二喻也白圭之玷三喻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四喻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五喻也所喻如此愬之于天切不可差忒也爾或回適民大困急則喪亡不可救也

聞音曰疾集二切告古得切政諸成切叶今女雖湛樂為句從勿念厥紹為句樂魚教切叶紹刑寒剛切叶王大率陽庚兩音多通用兵補芒切虞元具切儀牛何切嘉居何切為吾何切言旁

組作藥苟旁組作格集韻舌逝皆食列切四字
無不叶也以矣相叶亦可然吳氏以為未詳非
也讐市又切報敷救切友羽軌切子獎禮切格
網鶴切度待浴切射弋灼切嘉居何切義吾
何切絲新齋切言魚巾切今西人猶作此音否
補美切事上止切昭之笑切樂魚教切慘七到
切藐眉教切震宜照切國越逼切

總聞曰其初歷舉哲人之話言自於乎小子而下則已

之語也哲人畏禍茹言而不吐我畏義盡情而不匿當是彼疎此親彼當用邦無道則愚之法此當用同姓之卿之法不特分親亦當屬尊尋詩可見厲王在位四十七年在纘十五年計六十二年方嗣位必少年此稱小子殆是

桑柔

一章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

桑柔初茁而未盛也止可維旬過旬則捋採稀踈言
不久也言民甚病不可以支歲月也

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愬之于天也大率人情無所洩則愬之于天似怨天
非怨天也聲怨于天歸怨于人故天者萬物輸情之
所也

二章

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生不夷止靡國不泯民靡有黎

止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世治見旗旄以為喜世亂見車旌以為哀此總言亂之狀也

三章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止云徂何往君子實維止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當位者不以正固爭而以嘿為事此厲階所以至今為梗也此總言禍之端也

四章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圉

此總言已奔走困急之狀也

五章

為謀為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濯所以救熱用之不善則反以及溺我告我誨爾當

善用之

六章

如彼遛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實代食維好

此條舉之事也力民所以作稼穡反不得食而有代
食者是力民藝之而他人食之也如是代食者坐享
所奉豈不自以為嘉則代食為民之病一也

七章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條舉之事也不幸降蟲賊以病稼穡身有所屬力
無所施故田卒至于荒則力役為之病二也大率禍
亂之源皆生於農事之廢

八章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伴臧自有肺腸伴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

已譖不脊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以下多稱維此維彼維此者欲其為此也維彼者欲其不為彼也此秉心宣猷則考其質者彼自有肺腸則使其狂者惟其自有肺腸所以交相譖而不相善也

九章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此所見者遠所言者遠彼或覆或狂喜覆狂則不喜
遠者也賢者豈不能分別此為覆此為狂何用犯此
畏忌以詒我危辱也言時不可正言也

十章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此懷良心者既不求亦不進彼懷忍心者既加顧又
加復既愛忍心則必不愛良心者也故貪亂者安為

荼毒而無復惻怛也凡當荼毒者皆當大風之衝大
空之谷可見人之危恐也

十一章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此懷良心者則所為皆善彼懷不順之心者則所行
皆汚凡遇貪濁者皆當大風之衝安得不傷敗也相
聽從之言則對可諷誦之言則醉不用其良而反使

為悖者故良人衰而不順之人盛也

十二章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
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朋友疑其在朝廷無所別白故曉之曰我豈不知而
無所為如蟲之飛可弋而獲蓋小人陰于女而陽於
我而任事之人主薄而不主厚喜背而不喜面既能
為不利則或恐不勝故不如且已也曉之辭也

十三章

民之回適職競用力止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
止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民之所以多端皆在職者主競故競者用力也民之
所以未定皆在職者主盜故盜者為寇也薄言不可
則已反于背肆詈女雖自以非我欲推怨他人然已
為爾作歌烏能掩其惡而文其姦也言歌可諷而人
喜傳也

聞音曰填池鄰切天鐵因切燼旁紐作辛叶頻溺
奴學切瞻職良切相思將切迪徒沃切垢居六
切悖蒲昧切獲黃郭切赫黑各切背必墨切民
之未戾止不可覆背善詈終爾歌可歌相叶吳
氏不得謂之未詳也集韻可歌皆居何切

聞物曰甡甡鹿精采貌鹿在林而人遇谷言鹿之
不如也

聞人曰序以為芮伯毛氏以為芮良夫蓋承左氏

其言既明當從所譏詆之小人當是榮夷公之徒也

聞跡曰作此詩者當是或行或居山野之中其首言桑其次言水其次言草其次言蟲其次言禾其次言林其次言鹿其次言谷凡再其次言風隧亦再其次言弋蟲良夫或以正言不容退處未可知也

聞事曰風起則塵埃肆揚人物不見今西北多然

逆風而行尤不可故曰維彼遡風亦孔之僂僂
與愛同風衝則草木頽偃隧道即成今西北猶
然大率多在山蹊之間故曰大風有隧有空穴
谷谷讀作浴民敬事稼穡肅敬也從事草間并
草也反以為緩嫚是欲奪民力以與代食者也
皆代食之人蔽上如此樊氏詆王氏是謂我耕
稼而汝食之相傳不平之語史書文言爾

總聞曰君子小人不可雜處雜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

負此詩反覆委曲如此然所謂維此者實何所設施維
彼者實何所懲艾以當時之治亂興亡可見

雲漢

一章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與有嘒其星同意言無雨狀也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何辜今之人一句辭端已切當

二章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寧丁我躬一句語意又切當告困于后稷又告困于
上帝

三章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

告困於昊天上帝又告困于先祖

四章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於父母先祖

五章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又告困于羣公先正又告困於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欲棄天下而逃困之極也

六章

早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又告困於昊天上帝又告困於明神憯不知其故此

災衆知其自厲王而稱不知其故者為父諱也

七章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告困於庶正羣臣又告困于昊天

八章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患其寧

又告困於昊天又告困于大夫君子庶正何求為我
言何必求我我將遜也羣公三公也先正羣公之先
正也已往者也書言先正保衡孔氏正長也庶正見
存者也如天官宮正地官黨正之屬統言之也冢宰
言其長也天官膳夫地官師氏言其屬也左右統言
之數官言皆近王也靡人不周天官酒人之屬地官
封人之屬無人不及也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屬是
也君子統言之數官皆美稱也言官僚錯綜參差又

非可以十月之交為例也宣王求天求帝求神求先祖求父母而又求于臣言我雖棄位臣則受戾故未忍去而苦奠寧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臨力中切皇矣臨衝韓氏作隆衝臨當讀作隆推吐雷切遺夷佳切顧果五切助牀所切予演女切川樞倫切遯徒勻切奠幕故切虞元具切宰獎禮切今南人以宰為子獎禮切又為宰亦獎禮切子宰皆獎皆通右羽軌

切正諸盈切云如何里將如之何言計窮也里辭也今北人猶有此音

聞人曰序以為仍叔美宣王也尋詩皆王辭是時喪亂方繁不見天下喜王化復行王自憂不見百姓見憂他稱召康公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惟芮伯粗可考然皆美諷譏切以為他人所作猶之可也至仍叔決非叔辭按經世宣王癸酉即位大甚之旱必其初基之時魯桓五年天

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左氏仍叔之子弱也杜氏
譏使童子出聘故本父字自宣王初年至是得
一百二十三年而其子尚幼當亦未及弱冠也
如此方仍叔能為文姜君之時官為大夫則非
幼稚者也大約以其年度之一百四五十歲而
百餘年生子亦似非人情識者更詳

總聞曰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亡也非是哀辭實有是理
不諱此字然後可以感動人也

崧高

一章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申申伯也甫仲山甫也鄭氏以甫為訓夏贖刑之甫侯相去近二百年所不可曉

二章

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三章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四章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躑躑鈞膺濯濯

五章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至是遣行也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曰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時申伯在諸舅之中最尊故曰王之元舅也

六章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迨其行

至是餞行也以謝為國故自西而南稱還歸

七章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至是始至國也申伯皆稱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皆憑宣王之威靈而已則缺然故稱不顯此周邦所以咸喜也若申伯以屬行之尊委寄之重夸耀矜驕以自為顯人情方且不平何由皆喜也

八章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聞音曰天鐵因切翰胡干切蕃多遭切式失吏切
伯逋莫切邦卜工切田地因切馬滿補切寶博
抱切行戶郎切番芬遭切翰胡干切憲虛言切
國越逼切碩常約切伯逋莫切

聞跡曰謝在汝南謝城後以封為氏郤在長安郤

縣音眉恐當與歸相叶音眉

總聞曰古有五嶽爾雅河南華河西泰河東岱河北恒
江南衡又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
為北嶽嵩山為中嶽書四岳謂東西南北也在中帝者
之鎮域故不使臣掌之毛氏徒知爾雅山大而高曰崧
而不考崧高為中嶽二說皆爾雅也何獨舍一而取一
當是欲附合四岳之義故遺一岳而不知闕中中者五
數也又當是以嵩高字而不知通用也于是以堯時姜

氏掌四岳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又以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止須後說不須前說申甫皆當是此境所生故申伯封謝山甫封樊嵩高為大室屬豫州

烝民

一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稟然天有持為時而生者則

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二章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三章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四章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五章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六章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七章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八章

四牡駉駉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迺其歸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至是方徂齊也當是東方有大變故山甫自上卿出

將命恐是厲公胡公子之亂

聞音曰下後五切明謨郎切寡果五切圖動五切
及極業切彭鋪郎切啗居奚切風乎愔切蔡氏
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正用
此詩惟若賦難叶蓋在下字字上作叶也是使
相叶讀至是使少止若使作餘聲可也古文難
執定律當通方也

聞訓曰詩言東又言齊其為東齊必然爾雅以為

齊疾也郭氏引仲山甫徂齊實之此書蓋句疑也而釋者亦未必其人其人蓋亦博達者也識者更詳

總聞曰齊亂在宣王即位之三年立公子赤誅殺厲公者恐是山甫所畫按司馬氏胡公自營邱徙薄姑獻公自薄姑徙臨菑經世蓋在厲王丁未至宣王初立得二十七年而毛氏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臨菑也不應以二十三年

之前兩世之後而始與之定居則徂之者其為定無忌
胡赤之亂審也

韓奕

一章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止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續戎祖考止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止朕命不
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自續戎祖考至以佐戎辟當是冊命之辭如平王冊

晉文王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下叶
武如威王冊晉文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慝
叶國靈王冊齊莊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
繫伯舅是賴又慕我祖考無忝乃舊亦多韻語不然
則是增損其文入詩大率古文多韻語非有意作為
天機所動語音自律也

二章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止

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第錯衡止玄衮赤舄鈎膺鏤錫
鞞鞞淺幟絳革金厄

此自韓城覲京都也

三章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
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
有且侯氏燕胥

此自京師歸韓國也屠當作杜謂杜郵也古屠杜通

用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簣胥恐亦是地名當是摺次也摺次與休屠相近屠脊恐是此識者更詳古今遼邈無由可見其的但以所載稍可附近者又以人情事理推之庶乎其可也顯夫周大夫侯氏三水姓

四章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迺止于蹶之里止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止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氏汾王謂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旁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莒郊公黎圻公此亦善推古也

五章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止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鱖甫甫鹿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蹶父姓姑母姓當是蹶氏取南燕姑氏有此女女或

隨母姓故蹶獨稱父也南燕在滑州燕譽言母黨亦喜而譽之也毛氏以燕作安殆未嘗細考也

六章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韓城在周畿當是昔調侯國中有燕人今又燕甥來為國母皆韓人喜之辭也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

韓之先祖或曰周成王之子封韓或曰周武王之子

封韓後避難為寒氏據諸家舊說多言武王之子所謂先祖即始受封者也不知主名其後易韓為寒亦有此理晉封武子于韓原當是再續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當時周疆多雜夷種追貊當是韓城以北相近者也氐羌亦當是韓城以西相近者也韓侯特受命統在北者耳尋詩當是其祖所隸

聞音曰解古義切易夷益切辟必歷切衡戶郎切
幟莫歷切厄於栗切彭鋪郎切樂魚教切藉階

龠切

聞事曰出祖者二仲山甫出而如祖之儀上云纘
戎祖考是也韓侯出而如祖之儀下云以先祖
受命是也陳氏此說亦新然不必如此過用意
也左氏昭公適楚夢襄公祖襄公適楚夢周公
祖杜氏祖祭道神也毛氏駁道祭也用此為妥

聞跡曰韓城在同知梁山在韓城縣孟子所謂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總聞曰雅之餞有二王餞于郿王親餞也顯父餞之卿
往餞也此詩之餞有二顯父之餞在屠者也侯氏之燕
在胥者也其禮則殺其餼則隆此足見宣王待申伯韓
侯有差

江漢

一章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陳氏江漢常武同為宣王淮夷之詩江漢之潁王命
名虎是淮南之夷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
亦善推古者也

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
夷來鋪

二章

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三章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至七閩百粵則自淮以南之夷此說為的也

四章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周冊命臣下各有所無定處伯姬鼎王在周康穆宮
寢入門立中庭北御史恭受王命書王呼史滅冊錫
衆此當是在周文武宮也旬當是史名宣當是命書
也

五章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此文人召虎先世也古彝器多稱文考宰辟父敦用
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戩敦對揚王休用作朕

文考寶敦師設敦對揚皇后休用作朕文考乙仲寶
敦大夫始鼎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巳寶鼎古者
美稱莫如文故君子以稱臣之先臣亦以自稱其先
亦有稱皇考者邠敦敢對揚天子休命邠用作朕皇
考龔伯尊敦亦有稱皇文考者牧敦敢對揚王丕顯
休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大率稱文考為多古
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以告于家廟敦鼎
食器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卣飲器此秬鬯一卣是也

書文侯之命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
人與此詩相符其先稱文武則所謂文武受命是也
次自稱則所謂無曰予小子是也不以為我君不足
紹文武而但盡爾力以似召公也次稱其先則所謂
告于文人是也書先稱汝克昭乃顯祖孔氏唐叔也
次追孝于前文人孔氏繼先祖之志為孝則謂唐叔
也此文人當是召祖也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于周受命文武周之始祖當是于文武之廟受命也
爾祖當是八命于文武耳此時亦宜受命于文武蓋
文武既有賢臣又有賢孫皆文武所肇非我敢私也

六章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止對揚王休作召公
考天子萬壽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召公答冊命之辭不稱文武者已拜命于文武之廟
此則拜恩于宣王之庭略見古者冊命功臣之制

聞音曰滔他侯切湯普羊切定唐丁切海虎猥切
翰胡干切似養里切命彌并切考去久切壽殖
酉切國越逼切

聞訓曰肇始也戎大也自此始敏以大召公之烈
言自召公之後初有虎也

聞人曰作召公考召公康公也召虎祖也考召虎
父也王命多及召祖故兼祖考答之古者臣謝
君之賜其器多然宰辟父敦對揚王休命用作

文考寶敦敦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此
必有器上所謂卣者殆是又知對揚王休者對
揚王之休而已承之也下作召公考王命使作
之也古亦有兼祖考而作器虞敦作皇祖益公
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鼎彝厲鼎用作皇考文
考孟鼎此兼祖考而言之者也

總聞曰後二章一則宣王冊命及俾作彝器大略之辭
二則召虎咨冊命及所作彝器大略之辭亦當是採當

時冊命實語又採當時彝器實語合而成此詩韓侯止
有冊命比比差略

常武

一章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此詩無此字義所命之卿士南仲為大祖官為大師
字為皇父當是自南仲以來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或
曰古者有功則書之大常舉南仲載在大常之武功

以命其孫故曰赫赫明明日月至周始自衮升常此
義差長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止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二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姓則程爵則伯字則休父當是副皇父者尹氏掌命
之官疑是史也胤敦王呼史犬冊命胤敦王呼內
史吳冊命牧古冊命臣下多史掌之此初曰王命卿

士次曰王謂尹氏疑先所稱王命者即尹氏也古文語法如此史尹氏命二人而于後結之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三章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驛駉震
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四章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淮濱仍

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五章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
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六章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聞音曰士公土切父扶雨切戒訖力切國越逼切

緒象呂切業宜脚切騷蘇侯切怒暖五切苞逋
甌切國越逼切來六直切

聞字曰戎吳作戍常棣然也無戎亦作戍然常棣
不必此為戍可用

聞事曰其初王舒不甚怒也止欲保安其作業而
已其次王奮乃甚怒也王怒故將亦怒所以虓
虎執虜當是不可招來不受慰撫故至於殺伐
向使如淮夷即來求來鋪則無事此也大率淮

南之夷弱淮北之夷強

總聞曰江漢常武均為淮夷之詩然江漢差易常武若用力過多設辭過周舊說預告徐土之民不久處于是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又我非解緩非遨遊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雖未必全然亦有是理當是皇父德望信譽不及召虎故徐方驚逸擾動易克而難安其末寵勞之禮遠不及召虎亦其人其功自有差降

瞻卬

一章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止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蟲賊蟲疾靡有夷屆止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蟲賊蟲疾貪者也罪罟虐者也二者士民所以皆病
也

二章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三章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止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止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止
匪教匪誨時維
婦寺

此推言蟲賊罪咎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故曰時維
婦寺

四章

鞠人攸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又推言婦寺所由昌自君子也故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大率商賈者一賣一買一識謂牙儂也此所謂三倍當時在重位而稱君子者乃商賈之牙儂也賤之辭也

五章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

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不以富盛而厚王則天神之意可知何不念爾之害介謂一害也夷狄二害也此則不問而惟我相忌其為害者不在我而在彼也怨之辭也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災則不弔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愧人者也有賢人相助猶或庶幾人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

六章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之降罔甚寬未必能觸惟人云亡則可憂賢人去則天罔逼矣此不恨王之不弔不類而痛人之云亡也憂之辭也

七章

嗚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止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昊天

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
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

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苟能盡固其民不忝于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

聞音曰說王氏引此詩作脫叶奪如此則收旁紐
作受叶有兩上叶兩下叶皆隔句叶也階居奚

切天鐵因切寺祥吏切背必墨切富方未切天
如本音叶先祖後多以為不叶大率武部有兩
聲通用數隴主切亦蘇后切斗腫庾切亦當口
切婺部有兩聲亦通用注抹遇切亦丁侯切逗
厨遇切亦他侯切不可悉數則後亦可叶祖隴
五切

總聞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此語所從來已久也聰明才畧之君不以

再傾為懼而以再得為難所謂懿厥哲婦也

召旻

一章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瘵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當是既有小旻大旻故以召加旻末章有召公也

二章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我居圉卒荒言凋殘也實靖夷我邦言寂寞也以靖

夷為佳語則非

三章

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

皐皐大言也訛訛小語也不自知其為玷惡小人之辭也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人心危則君位危憂君之辭也

四章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苴當作菅車前草也遇旱而草亦如此禾其可知草
亂茂原野之中多然今不散則不茂言凋瘁也且指
一物言之如車前最耐旱亦棲止不橫逸他草可知
我觀此邦反無不散者草當亂而不亂人不當亂而
反亂物反性則無生意

五章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釋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

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言相反也彼時以為菜此時以為米以菜為米可見君子之窮病也我不退而自默而尚為位之長此事甚大言可慮也此章言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下章言職兄斯引不裁我躬語參差則文道健

六章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裁我躬

池竭不肯言自頻諱無外注之水也泉竭不肯言自
中諱無內發之水也言外之善言不來內之善言亦
不來彼既諱言人皆以何不勿言相戒我猶居位之
長此事甚大又言可慮也此在高位任重事而無可
奈何徒懷深憂慮後患也

七章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維今之人豈不有似舊者言亦有召公之流但無先
王耳所謂天生堯舜禹稷自至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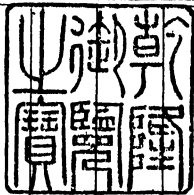
聞音曰喪蘇郎切誼戶工切共居容切邦剝工切
茲津之切中諸仍切害何葛切躬姑弘切舊巨
己切上以二里相叶

聞字曰替亦作替當作替以似而轉側吟切止

語之聲也呼音合引當作弘亦以似而轉胡
肱切替弘相叶兩章皆稱職兄斯弘作引無
謂

總聞曰古稱昏亂之時如幽如厲蓋無以加也然觀發
為篇章抒為歌咏有不諱之朝所難言者至唐猶有
此風白居易元稹反以此得名而時君世貴未有逞憾
者也至其亡也鄭縻猶以此結駮知躡大位古風雖替
而未盡絕也自後有造詩獄有興史禁有嚴著書之

科有峻尺牘之律讀詩可興嘆也



詩總聞卷十八